

補說

汪曾祺

BU SHUO WANG ZENG QI

金实秋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补说汪曾祺 / 金实秋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206-05975-9

I. ①补…

II. ①金…

III. ①文集 - 作家作品评论 - 当代

IV. ①G256.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4686 号

補說汪曾祺

著 者: 金实秋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装帧设计: 张 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975-9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叶 橹

金实秋是我在高邮生活期间的老朋友，也是我内心里一直都非常尊重的好友之一。每每忆及当年在高邮的虽然经济上贫穷但精神生活却不乏情趣的“穷快活”的日子，脑际里经常浮现的一些人，其中便总有着他的“显像”。后来由于我们先后调离高邮，交往虽然很少，但不时仍有电话或书信交流，而他每每有新作出版，也都寄赠予我。这次他有新著《补说汪曾祺》出版，要我为他写一篇文字，不仅义不容辞，也实在是对我的抬举。

我的一直视金实秋为内心尊重的好友之一，与我对自学成才的人一贯敬佩的心理有关。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学问渊博的人，但他本人却因“上山下乡”而失去了进入高等学府的时机。我认识他时他已是高邮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但他的文识和书法，在我的印象中，绝不是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可

望其项背的。我是一个从炼狱中滚爬出来的人，在高邮被“落实政策”而到师范学校任教，有他和陆建华这样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自然是一种精神营养的补充和丰富。所以我难忘高邮生活期间的老友和好友，更难忘他们在不知不觉间给我的鼓励和帮助。

金实秋把他有关汪曾祺的一些印象的文字集结为“补说”，自然是因为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汪老的“正说”的文字。汪曾祺注定会成为文学史上要“正说”的作家，然而人们不应当仅仅从“正史”中知道一位大作家的成就和贡献，还应当在许多日常生活细节和为人为文的品格中了解他的精神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实秋的这些“补说”的文字，不但不是“赘余”的闲文，而是为人们研究汪曾祺这样的大作家不可或缺的可贵史料。

我虽然在高邮时同汪老有“两面之识”，一次是1981年，一次是1985年，后来因调离高邮而没有能更多地与他接触。但是从高邮不时传来汪老活动的信息，总是不断地加深我对他的作品的阅读印象。读了金实秋这些“补说”的文字，不禁使我再次回忆起1997年在四川宜宾举行的“五粮液笔会”上见到汪曾祺的印象。我是同邵燕祥到汪老的房间去看他的，见面时不禁吓了我一跳，他的脸部是猪肝色，与黑人肤色几无区别，交谈后出来，我对邵燕祥说：“汪老的脸色太难看，恐不是好现象。”他则答曰：“大概是酒喝多了的缘故。”整个笔会期间，只要是休会，总是看见他在人群的围绕中挥毫泼墨，我同邵燕祥对此均感叹不已；汪老实在是太随意挥

洒了。由于会议主办者对汪老的特殊照顾，专门安排了几位美女陪同并为他服务，而汪老亦常常在美女的围绕中容光焕发。一位安徽老作家的夫人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此亦可以印证金实秋在《琐忆汪老》中提及的他为女孩写字的趣事：“在夫子庙状元楼笔会，有的干部、当官的没有能要到他的字，而一个女服务员与他磨蹭一下，反而能立马挥毫。”这些看似逸闻趣事的枝末微节，透露出汪老内心深处对女性的温馨柔情，可以成为人们研究其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一种参照。

金实秋笔下的汪老，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处事淡然的长者，更是一位严谨为文、思考缜密的作家。他前后为之纠结 20 余年的《汉武帝》的“始构终弃”的过程，充分表现了汪老的明智与自知之明。任何一个作家，哪怕是伟大的作家，其写作都是有所选择有所放弃的，贸然地去写那些不熟悉无把握的题材，或许会给人们留下一部败笔之作。有写作动机而最终放弃的不只是汪曾祺，还有鲁迅的不写“长征”的题材，矛盾的放弃写“镇反”的作品。从另一方面说，这无疑作家回避了另一种“遗憾”的明智之举。金实秋之所以如此详细地把汪老对《汉武帝》从钟情到舍弃的过程记录下来，其深意也许不只是对汪曾祺这一个案的解读吧。

由于金实秋是收集研究楹联的专家，他的这些编著也都赐赠于我，所以对他所写的汪老为其书写楹联并为之作序的有关文字，特别地令我感动心仪。那封有关戏台楹联的信，照我看来，实在是一篇真知灼见的“宣言”。且读下面这些文字：

“你必须自认为比这所有的对联作者在历史、生活、戏曲、词章的修养上都要高得多，你是用一种‘俯瞰’的态度来看这些对联的，只是从历史的、民俗的角度，才重视这些对联。你自己应该显示出：从文学的角度看，此种作品，才华都甚平庸，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真是一段掷地有声而理直气壮的金玉良言，它的意义和价值，绝不是仅限于对待戏台楹联，而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和判断一切古今文学现象所应予秉持的姿态。金实秋是幸运而令人羡慕的，竟然能获得如此珍贵的汪老的“墨宝”，写到这里，我不禁要为他深深祝福了。但愿他能坚持这种信念一直写作下去。

说句老实话，我在读了金实秋有关汪老为人写序的文字之后，是在一种犹豫彷徨的心态下写这篇所谓的序文的。我自忖同汪老的学识和胆识，有天地之距离，做学问常常不求甚解大而化之，本无资格写此序文，但出于对老友和好友的感情和尊重，只能“滥竽充数”一回了。我真的有点害怕汪老的在天之灵那双明睿的眼睛看着我，鼻唇间的表情是一种“适当的微笑”。那么，就请汪老原谅罢！

2013年2月27日于扬州

自序

本书原拟名《关于汪曾祺》，询之陆建华先生，他以为欠妥。返观这二十一篇文章，斯言诚是，遂易今名；盖书中文字，其时大多具有某种“补”的动机与性质也。比如：似乎还很少有人说过汪先生与佛教的机缘，我就说一说；好像尚未有人论及汪先生的对联与画跋，我即写一写；有关《汉武帝》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我则理一理；几乎还无人写过汪先生与高邮民歌、高邮方言，我来谈一谈……这样的写作，自然是漫无边际，不成系统，虽在某些方面或许有点新意，但从学术价值上衡量，就很难说有什么高度和深度了。至于本来计划中要写的东西，如汪老作品中的惆怅美，汪老小说的童年视角，汪曾祺与高邮文物……或由于考虑尚不成熟，或鉴于他人已有高论，故至今未能动笔。这，也有待于后补了。

补者，填缺也，裨益也。我希望这些填缺之说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2012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序 / 叶 橹	01
自 序	05
近访汪曾祺	1
梦断菰蒲晚饭花 ——忆汪曾祺先生	5
琐忆汪老	12
令我难忘的汪老五封信	22
菌子的气味还在	37
文学史上的遗憾 ——汪曾祺与《汉武帝》之始末	40
禅风禅韵 ——汪曾祺佛教机缘漫议	60

汪曾祺的书画艺术	81
才子性情 诗人本色	83
——读汪曾祺画跋札记	
联家汪曾祺	106
——散论汪曾祺与楹联	
“算博士”汪夫子	119
汪曾祺与高邮民歌	123
浅说汪曾祺与“母舌”	130
水边的抒情诗人	135
——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	
试解汪公梦	142
素足之美	155
汪曾祺的绝笔	160
汪曾祺的豆腐情结	170
点击作家中的“汪迷”	178
明月清风一囊诗	205
——《汪曾祺诗联品读》后记	
汪曾祺诗联辑佚补录	208

附 录

《永远的汪曾祺》后记	219
陆建华 金实秋	
《汪曾祺诗联品读》序	222
陆建华	
走进“梦中故乡”高邮的“汪迷”们	229
萧维琪 张晓晖	
“汪风”传承漾小温	236
——“汪曾祺故居”拜访者活动实录	
陈其昌	
肇敬敏来访记	243
金家渝	

后记

近访汪曾祺

五月，正是北京的好季节。听说汪老搬进了新居，便乘去首都出差的机会前往新居拜望了他。

新居位于虎坊桥，离琉璃厂不远。10日上午10点，我叩开新居之门时，汪老正在作画（画的是白色莲花），右手提笔，左手照例夹着一支烟。我粗粗一看，新居显然比旧居宽敞多了，也明亮多了。与旧居差不多的是，尽管书橱中的书较之先前有条理些了，但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仍旧到处都是书、杂志；有翻开的、有摞着的、有穆穆地拥在一起的。令人瞩目的是，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荷花图，乃是汪老之手笔，数十茎荷花呈半开、盛开状，正所谓是“映日荷花别样红”之诗意也。画旁有一帧汪老的黑白照片，听说是一位美国友人拍摄的。照片中的汪老神态极佳，两只

眼睛很亮，炯炯然，且一头银发似乎也殊富情趣。画与照片都显露出主人之勃勃生气。汪老特喜欢那帧照片。我对汪老说，这帧照片有爱因斯坦的味道。他微微注视了一下照片，仿佛在重新认识自己；当然，没有说话。

汪老搁下画笔，嘱小保姆送上一杯茶。他说，这是台湾红茶。我呷了一口，觉得不错，香，还有一丝淡淡的甜意。我与汪老聊了起来，主题自然是高邮、文学。我们谈到了《扬子晚报》上近期发表的《文游台》（汪老写的），谈到了露筋祠（今属江都），谈到了高邮的孟城驿、镇国寺塔、铁汉庐……显然，家乡常有人（或信息）来，高邮的大致情况他都知道。我提及《红尘净土》（佛教小说集）中收有两篇汪老的小说，他笑了，说：“《复仇》还有点佛家的东西，说得过去；《受戒》却是入世的，为什么要收进去呢？”他还说起台湾佛光出版社，他们也把这两篇小说视为佛教小说，他感到挺有趣。

10点多一点，门铃骤响，两位女士来访，事先与汪老约好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名龚玉，编辑；一名赵水金，社长助理。她们也是第一次来汪老新居，不过，却是带着任务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汪老的散文集。汪老拿出一摞书，大约十本左右，是不同的出版社出的他的书，他从中选了一些。汪老对她们说：“没有什么新作品，重复出了好不好，能不能不出？”两位女士一迭声地说：“读者要看汪老的散文，有所重复也没有问题，照样有人看，有人买。”谈起创作，汪老说，他计划要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但要等到创作欲望像饱濡了墨汁的笔，笔尖上的墨汁就快滴下来的时候才动手写；还有一个短篇也酝酿得差不多了，那



是一个男子与亲侄女之间的恋爱、婚姻故事，背景、素材皆取材于高邮铁汉庐夏家。两位女士一听说，立即粘了上去，一定要汪老将稿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她们一边饶有兴致地听汪老说夏家的一些逸事，一边反复在“敲定”稿子的首发权。她们对汪老的敬重与对事业的执着，使我也受到了感染。

汪老谈兴很浓，汪师母在一旁也不时地插话。忽然，汪师母指着一本《银潮》杂志要我拿给两女士看，说是王杰。看着龚玉、赵水金的一脸疑惑之态，汪老夫妇不由得意起来。原来那是汪老年轻时的照片，这照片可比王杰的照片秀气多了。我们主客五人一会儿侃汉武帝（汪老曾打算写关于汉武帝的长篇小说，并已搜集了不少资料），一会儿聊张中行，一阵子议吴依软语，一阵子说西藏草药；不觉已是12点钟了。我想煞住话题，就问汪老今年还准备到什么地方去看看。他说，六月份到苏州，秋天再去一次昆明。此时，无意中我在—刊物中发现夹着汪老的两幅画，—

看，均有题款，一幅是赠季红真的，一幅送给谁的，记不清了。两位女士看到画上面已有题款，很惋惜。汪师母看出她们的心思，就对汪老说：“曾祺，给她们画一张吧。”汪老还未答腔，赵水金马上接过话茬说：“早已想求画，就是不敢开口，怕求不到。”我说：“汪师母慈悲为怀，汪老就一定会高抬贵手。”汪老笑了，指着书橱旁的一只竹篓里的画说：“你们挑吧”她们从中各挑了一张，赵水金机灵地又为胡德培要了一张。汪老一一在画上题了上下款，认认真真的钤上了私印，我也选了一幅，是海棠，上面原有汪老的题字，云：海棠无香，不尽然也。我想起了秦少游，想起了秦少游的《醉乡春》：“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就要了这一张。不料，汪老指着一幅荷花（即他上午刚画的那一幅）说：“这一幅是给你的。”他在画上题上了王士禛的诗句“门外野风开白莲”后，又写上了“丙子春赠实秋、汪曾祺”。汪老边谈边对我说：“她们（指龚、赵两位）不知道露筋祠，画给你。”这时，我才明白，汪老晓得我今日来，晓得我喜爱书画，上午已准备作画给我了。

客人高高兴兴地收了画，说，满载而归；主人双眼一瞪，风趣地说洗劫一空。看着竹篓子里还剩下两张画（包括半成品），大家都不禁大笑了起来。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主人健谈幽默，客人如坐春风。主客留影后，已是12点多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女士即要告辞。汪老在门口操着日语，双手抚膝，躬身致礼，一再以日本之习俗送我们，乐呵呵的，丝毫没有疲惫之色。我们也乐了，再三请他留步，感谢他的赠画；并从心底祝愿他健康长寿，祝愿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早日问世。

（原载1996年第5期《珠湖》）



梦断菰蒲晚饭花

——忆汪曾祺先生

我对楹联兴趣浓厚，有一段时期，业余时间的大部分精力，几乎都倾注于挖掘、搜集和整理古今中外的联作之中。汪曾祺先生对我如此醉心于楹联不以为然，曾不止一次地说：实秋不要老是搞楹联，搞搞小说嘛。他话虽这么说，见我痴情不改，便转变为支持态度。自1987年以来，汪老先后为我的四本联书（《东坡遗迹楹联辑注》、《三国名胜楹联》、《佛教名胜楹联》、《古今戏曲楹联荟萃》）或书签、或撰联、或题词、或作序，这种关爱，在汪老与他人的交往中是不多见的。这不只是他对一个小同乡的爱护，更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名家对后学者的热情扶持。

《东坡遗迹楹联辑注》是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在我们家乡高邮，有一处东坡的遗迹，那就是高邮人引以为荣的

文游台。仔细想来，我的这本以东坡遗迹楹联为内容的小册子，其最初编著动机其实就与文游台有关。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路过高邮，曾与秦少游等人文酒雅聚于此。对于家乡的这一名胜古迹，汪老曾为之撰写一联：

拾级重登，念崇台杰阁、几番兴废，千载风云归梦里；
凭栏四望，问绿野平湖、何日腾飞，万家哀乐到心头。

汪老此联当然收在《东坡遗迹楹联辑注》一书之中，我还请文坛耆宿臧克家先生为本书题词。到了全书编定后，我忽然想起，何不请汪曾祺先生为本书署封以增色？于是我立即发了一函致汪老，汪老很快复函云，不久要到南京，当在宁书之。那天，由陆建华、朱葵策划（当时陆为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为江苏省美术馆馆长），约请汪老在省美术馆的一间小客厅里挥毫。汪老是非常重视乡谊乡情的，凡文艺界托陆、朱所索翰墨，汪老都写了——几乎是手不停笔地写，甚至抽烟、呷茶时也在斟酌布局。那个半天他兴致极浓，情绪特佳，一边写，一边与我们神侃文坛趣事。前前后后写了约一个多小时吧，汪老忽然停笔问我：题签写什么字？我说：随您的便。顺手裁了两张长条子纸。他接过去略加比划，一挥而就。写好后他又问：行不行？我说：可以，可以。他端详了一会儿，伸手拿过长条纸又写了一幅，说，让出版社选吧。

《三国名胜楹联》是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的。此前，汪老曾和我谈及四川成都武侯祠楹联。后来，我写信请他为武侯祠新撰一副联语。他颇犹豫，回信说：“四川方面并没有请我写，这